

辛夷集



新 造 社

辛夷小叢書第一

辛

夷

集

第六版

中華民國十五年四月初版  
七月六版

▲實售大洋一角五分▼

辛夷小叢書第一種

辛夷集

(全一册)

有著作權

編輯者 創造社

發行者 趙南公

印刷者 泰東圖書局

上海四馬路一二四一五

泰東圖書局

總發行所  
分局南京太平街長沙南陽街

# 小引

有一天清早，太陽從東海出來，照在一灣平如明鏡的海水上，照在一座青如螺黛的海島上。

島濱砂岸，經過晚潮的洗刷，好像面着一張白絹的一般。

近海處有一巖石窪穴中，睡着一匹小小的魚兒，是被猛烈的晚潮把他拋擲在這兒的。

島上松林中，傳出一片女子的歌聲：

月光一樣的朝暎

照透了蒼鬱着的森林，

銀白色的沙中

交橫着迷離疏影。

一個穿白色的唐時裝束的少女走了出來。

她頭上頂着一幅素羅，手中拿着一支百合，兩脚是精赤裸裸的。她一面走，一面唱歌。她的脚印，印在雪白的沙岸上，就好像一瓣一瓣的辛夷。

她在沙岸上走了一會，走到魚兒睡着的巖石上來了。她仰頭眺望了一回，無心之間，又把頭兒低了下去。

她把頭兒低了下去，無心之間，便看見窪穴中的那匹魚兒。

她把腰兒弓了下去，詳細看那魚兒時，她纔知道他是死了。

她不言不語地，不禁湧了幾行清淚，點點滴滴地滴那在窪穴裏。窪穴處便匯成一個小小

的淚池。

少女哭了之後，她又淒淒寂寂地走了。  
魚兒在淚池中便漸漸甦活了轉來。

一九二二。七。三

郭沫若作於上海。

- 夕陽(文)……………前人(三三一—三六)  
懺悔(文)……………達夫(三六一—四〇)  
哭(詩)……………均吾(四一—四二)  
月與玫瑰(詩)……………前人(四二—四三)  
長府(文)……………資平(四三—四九)  
月下(文)……………達夫(四九—五三)  
夜步十里松原(詩)……………沫若(五三—五五)  
守歲(文)……………仿吾(五五—六一)  
牧羊少女(文)……………沫若(六一—六七)  
半淞園(詩)……………均吉(六七—七二)  
璋兒之死(文)……………資平(七二—八七)  
附編輯大意……………(八九—九〇)



# 虹

均吾

一曲的彩虹，

你可是去「樂園」的道路？

我聽說「樂園」已無

你又將導我何處？

碧澄澄的天海無有盡頭，

我當向那兒求我的歸宿？

# 夜

均吾

淨無纖塵的青天，

好一幅無邊際的雲藍的紙！

玉梳一樣的月痕，

水晶一樣的星星，

安排出的

是什麼奇字？

## 海濱

賁平

八分滿的月輪，跑出松林上面來了。她照在沿海岸綫一帶沙汀上，和雪一樣的白。她照在海面上，濼濼灑灑的反射出萬道銀光。晚潮

好像歡迎她，一陣一陣的趕上沙汀來。

一羣漁家底小女兒，跑到沙汀盡處，嘻嘻哈哈的和晚潮競走。

『姊姊！我的草鞋兒濕透了！』

『誰叫你不聽我的話！草鞋兒濕透了我不管。叫媽媽搥你！』

小女孩兒哭了，她姊姊却笑着，說：

『看你還跑到那邊去麼！』

小女孩兒揉着眼睛，嫵嫵的跑到她姊姊跟

前。一羣小女孩子也跟着她，離開了沙汀和湖水底接合線。

幾片浮雲被月色衝開了，月色更加明亮。不安定的海面，給月色擁抱着，漸漸的睡下去了。他們祇聽見晚潮一呼一吸底聲息，和松林裏唧唧的蟲聲。

## 鷺鷥

沫若

鷺鷥！鷺鷥！

你自從那兒飛來？

你要向那兒飛去？

你在空中畫了一個橢圓，

突然飛下海裏，

你又飛向空中去。

你又突然飛下海裏，

你又飛向空中去。

雪白的鷺鷥！

你到底要飛向那兒去？

清晨

達夫

有一天早晨，他侵早的起來。把朝東的窗門開了之後，他看見前面的地平線上有幾縷紅雲，在那裏浮蕩。東天半角，反照出一種銀紅的灰色。因為昨天下了一天的微雨，所以他看了這清新的旭日，比平日更添了幾分歡喜。他走到山的斜面上，從那古井裏汲了水，洗了手面之後，覺得滿身的氣力，一霎時間復轉來的樣子。他便跑上樓去，拿了一本黃仲則的詩集下來，一邊高聲朗讀，一邊儘在那梅林的曲徑裏

，跑來跑去的跑圈子。不多一會，太陽起來了。

從他住的山頂向南方看去，眼下看得出一大平原。平原裏的稻田，都尚未收割起。金黃的穀色，以紺碧的天空作了背景，反映著一天太陽的晨光，那風景正同看密來 *Milne* 的田園清畫一般。他覺得自家好像已經變了幾千年前的原始基督教徒的樣子，對了這自然的默示，他不覺笑起自家的氣量狹小起來。

## 郊外

達夫

晴天一碧，萬里無雲，終古常新的皎日，依舊在她的軌道上，一程一程的在那裏行走。從南方吹來的微風，同醒酒的瓊漿一般，帶着一種香氣，一陣陣的拂上面來。在黃蒼未熟的稻田中間，在彎曲同白線似的鄉間的官道上面，他一個人手裏捧了一本六寸長的 *Wordsworth* 的詩集，儘在那裏緩緩的獨步。在這大平原內，四面並無人影：不知從何處飛來的一聲兩聲



的遠吠聲，悠悠揚揚的傳到他的耳膜上來。他的眼睛離開了書，同做夢似的向有犬吠聲的地方看去，但看見了一叢雜樹，幾處人家，同魚鱗似的屋瓦上，有一層薄薄的辰氣樓，同輕紗似的，在那裏飄蕩。

Oh, You Serene gossamer! You beautiful gossamer!

這樣的叫了一聲，他的眼睛裏就湧出了兩行清淚來，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什麼緣故。

呆呆的看了好久，他忽然覺得背上有一陣紫色的氣息吹來，息索的一響，道傍的一枝小草，竟把他的夢境打破了。他回轉頭來一看，那枝小草還是顛搖不止，一陣帶著紫羅蘭氣息的和風，溫微微的呼到他那蒼白的臉上來。在這清和的早秋的世界裏，在這澄清透明的以太Ether中，他的身體覺得同陶醉似的酥軟起來。他好像是睡在慈母懷裏的樣子。他好像是夢到了桃花源裏的樣子。他好像是在南歐的海岸，

躺在情人膝上，在那裏貪午睡的樣子。

他看看四邊，覺得周圍的草木，都在那裏對他微笑。看看蒼空，覺得悠久無窮的大自然，微微的在那裏點點。一動也不動的向天看了一會，他覺得天空中，有一羣小天使，背上插著了翅膀，肩上掛著弓箭，在那裏跳舞。他覺得樂極了，便不知不覺的開了口，自言自語的說：

「這裏就是你的避難所。世間的一般庸人

都在那裏妒忌你，輕笑你，愚弄你；只有這大自然——這終古常新的蒼空皎日，這晚夏的微風——這初秋的清氣，還是你的朋友，還是你的慈母，還是你的情人，你也不必再到世上去與那些輕薄的男女共處去，你就在這大自然的懷裏，這純樸的鄉間終老了罷。」

## 岸上

沫若

岸上的微風

早已這麼清和

遠遠的海天之交，

只剩下晚紅一線。

海水淵青，

沈默着斷絕聲嘩。

青青的郊原中，

慢慢地移着步兒，

只驚得草裏的蝦蟆四竄。

漁家處處

吐放着粲粲有涼意的圓光。

一輪皓月兒

早在那天心孤照。

我吹着枝

小小的「哈牟尼筳」<sup>\*</sup>，

坐在這兒海岸邊破船板上。

一種寥寂的幽音

好像要充滿這瑩潔的寰空。

我的身心

好像是——融化着在。

☆Harmonica

## 牧場

資平

七八歲的鶴鳴到鐵牛家裏不滿一星期，暗流的眼淚，比他媽媽死時哭的眼淚，要多幾倍了。鐵牛也有兩個兒子同在一間蒙塾念書，鶴鳴的媽在時，鶴鳴和他們吵過了幾回，到了今日，鶴鳴祇低着頭，眼眶裏含着幾顆豆粒大的金剛石，任他們的拳腳交下，再也不敢吵一句

！

鶴鳴在他的伯父家裏，最不慣的，最悲痛  
的，就是一晚上在被窩裏滾亂了的黃頭髮，早  
上起來，再沒有人替他梳理；一天在野外吹了  
一面的灰塵，塗了雙脚的泥土，傍晚回來，也  
沒有人替他洗乾淨。到了黃昏時候，他一個人  
站在空曠的牧場上，一手牽着牛，一手搓在腰  
間，偏着頭，傾聽什麼似的。過了一會，他才  
覺悟：他從前聽慣了底一鶴兒，怪晚了還不回



來做什麼？快回來洗乾淨了腳，好吃飯！」幾句慈和的聲音，永久不會再吹到他的耳朵裏來！他的熱淚，像新開的溫泉，滾滾的由眼眶裏奔流出來，經過他的雙頰，流到他的口角唇邊。有點沒有給風吹乾的淚珠兒，還懸在口角邊，不時作癢。他無意識的用舌頭去舐了那顆珠淚。他此時才感覺到眼淚是含有鹽分的。

牧場的青草漸漸變了黃色，溪裏的水面也

漸漸低下去了。太陽的光線也漸漸減了強度，發射出一種黃色寒光，吹來的風也漸漸冷了。散在牧場上的黃葉，隨着這陣冷風，在空中翻翻的跳舞。幾株祇有枝，沒有葉的枯樹，投影在牧場上，比原樹長加數倍。幾頭黃牛也覺得風寒，『哞哞』的催他們的主人快送牠們回欄去。牧童三三五五却忘他們的責任，在一家墳裏塘捉迷藏戲。

再過一刻，和鶴鳴同一個牧場看守黃牛的

牧童們都散了，在田裏做工的人也收了工。回家吃他們的晚飯去了。祇有鶴鳴，他看守着一匹黃牛，和對面K山脚下割蘆草的劉四妹，因為太陽還沒下山，不敢回去。鶴鳴認識劉四妹，也就在這時候。

鶴鳴每天在蒙塾裏念完了『周而不比比而不周』放學回來，就牽匹黃牛到牧場上去，度他下半天的看牛生活。如果太陽還沒下山，他牽了牛回去，他的伯母——鐵牛的婦人就高聲

的罵，罵到鐵牛聽見，提着鞭子出來，說他不聽長輩教訓，只管偷懶，應當賞賜皮鞭三十。劉四妹也和他一樣的命苦。

劉四妹的祖先和鶴鳴的祖先在千多年前，是嫡親兄弟。文天祥在燕京土牢裏作正氣歌的時候，他們也給元兵追逼到這山裏來。鶴鳴真要 and 四妹親族關係，那麼非追索到二三十代以前的祖宗不可。四妹既和鶴鳴是韋族的支流，何以又一個姓韋一個姓劉呢？

四妹才三歲那年，她的父母染鼠疫死了。她的親族——她的嫡親叔伯，說她是個女孩兒，沒有資格承繼她父親的姓——他們不爽快快的說，四妹沒有資格承繼她父母的遺產——照這村裏盛行的買婚習慣，逼四妹到她舅母家裏，和她一個生下來才滿三個月的表弟結了婚。從那年起她就跟了她的嬰兒丈夫姓劉了。村人叫她做劉四妹以來，快要滿六年了。

四妹到六七歲，就有能力負擔家計一部分

的責任了。她天天到K山脚下割蘆草，和在松林裏收拾枯落的松葉，担回去做一種家庭用的燃料。回去時若太陽還沒下山，她賦有陰鬱性的婆婆，便要說今天割的蘆草太少，像鐵牛鞭鶴鳴一樣的鞭四妹。

太陽下山之後，一個牽着牛，一個擔着蘆草，在一條很狹的田間畦道上遇着。前天下了雨，畦道泥濘，不容易走。鶴鳴穿的木屐，怕踏在泥裏，拖不起來，祇在畦道上揀乾的部分

踏着，一步一步的慢慢走。四妹擔着蘆草和松葉，赤足跳進水田裏站着，讓鶴鳴過去。

「多謝你，四妹兒！你也回去麼？」

「是的，好爛的路！」四妹從水田裏，再跳上畦道，她的雙腳像穿了一對小皂靴。

鶴鳴以前，不是不認得四妹，不過在鶴鳴腦裏，四妹還沒有深刻的印象，從那天起，四妹的面影，在鶴鳴胸中一天一天的濃厚。他在蒙塾裏，念『八佾』第三時，有四妹的面影在

他眼前閃動，念一里仁一第四時，也有四妹的  
面影在他眼前閃動。在牧場上，從前覺得不容  
易下山的太陽，近來覺得她（太陽）下山下得太  
快了。鶴鳴思念四妹的原因，不是他性的早熟  
，也不是他解戀愛，他是給四妹的——你和我  
是這村裏最可憐的兩個——句感動了。他覺得這  
麼大的村裏，祇有四妹一個人能夠安慰他。

四妹和鶴鳴一樣，天天要把臉兒去承接太  
陽的光線，所以她的臉色微微帶黑，但她和熟



萃菓一樣的雙頰依然存在。她笑的時候，才發現出一種可愛的天然美。

牧場正西，有一口池塘。沿池塘左邊的草路過去，有一條兩道竹籬夾着的小道，道路中心鋪的方石是花崗岩。左竹籬內，全是徑心三四寸大的竹林。右竹籬內，有梧桐，也有帶花菓樹，有龍眼菓樹，也有幾株古董梅，有躑躅，也有雁來紅，有脫衣換錦花，也有桂樹。其

中有有花的，有沒有花的，過了這籬間小道，向左轉彎是一條大路。路的兩傍，都是農家。行盡了這條大路是一個曠場。到了這曠場上，回頭望得見在曠場東北方的牧場和池塘。農家的貯草房，都建在這曠場上。

有一天太陽在下山，忽然由西方吹來的寒風，帶了一陣驟雨來我們村裏，鶴鳴和我兩個拚命拉了鶴鳴看的那頭牛，走田間近道，奔進最近的一間草房裏。恰好四妹也挑了她的蘆草

和松葉進來。四妹睜着一雙眼睛望我們，沒有一點羞澀的態度，但不說話。我們急要把牛拉進草房裏去。所以先開口問她：

「這是你家的貯草房麼？」

「是的……」

「我們可以把牛拉進裏面去？」

「有什麼不可以！」

這是我初次和四妹交談，也是我初次幫助鶴鳴——用盡生平之力幫他拉百多兩百斤重的黃牛

兒。

以後我聽鶴鳴告訴我，他還幾次背着我。有時在牧場旁邊的墳塘裏。有時在竹籬邊的桐樹下，有時在K山側的小溪堤上。有時還是在那滿積枯草的草房中，和四妹說笑過幾回，也同哭過幾次。他們初會見的時候是『韋少爺』——鶴鳴雖然是個牧童，身世可憐，但還有比他更可憐的女兒叫他做少爺，因為鶴鳴的父親還沒有死——和『四妹兒』，後來變成『鳴弟兒』。

「和」四姊妹了。他和她都沒有兄弟，也沒有姊妹。他們覺得這「弟」和「姊」的名詞，很新鮮有趣，狠可以安慰他們的寂寞。

「蜜桑索羅普」之夜歌 沫若

無邊天海呀！

一個水銀的浮漚！

上有星漢湛波，

下有融晶汎流，

正是有生之倫睡眠時候。

我獨披着雪白孔雀的羽衣，  
遙遙地，遙遙地，

一在隻象牙舟上翹首。

啊，我與其學做個淚珠的鮫人

返向那沈黑的海底流淚偷生，

甯在這縹緲的銀輝之中，

就好像那個墜落了的星辰，

曳着帶幻滅的美光，

向着「無窮」長隕！

前進……前進！

莫辜負了前面的那輪月日！

## 霽月

沫若

(一)

淡淡地，幽光

浸沈着海上的森林。

森林中寥寂深深，

還滴着黃昏時分底新雨。

雲母面就了般的白楊行道  
坦坦地在我面前導引，  
引我向沈默的海邊徐行。  
一陣陣的暗香和我親吻。

## (二)

我身上覺着輕寒，  
你偏那樣地雲衣重裹，  
你團圓無缺的明月喲，  
請借件縞素的衣裳給我。



我眼中莫有睡眠，

你偏那樣地霧帷深鎖。

你淵默無聲的銀海嶺，

請起你幽澗的波音和我。

## 夕陽

沫若

在此地我很感覺着缺少了兩樣東西。一種是松林中沒有木凳，一種是海上沒有波艇（Boat）。假如有木凳時，我很想摩仿幾克翰的歌德

，也生着照張像來，留爲我日後的紀念。假如我有波艇時，我很想在星月夜中，在那平如明鏡的海波上飄搖，就得如雪誅 Shelley 一樣，在海水中淹死，我也情願！

日光之中大海明，

顏色如黃金。

友們喲，假如我死時，

請沈我屍入海心。

海涅這節詩，真是悲麗喲！我每在日暮時

分，在海濱上散步時，看見海水在夕陽光中現着黃金的顏色，總要想起這節悲麗的詩來。不管有沒有 *Mermaid* 或 *Sirens* 在裏面居住，就是海自身的誘惑已經大了。能如雪誅一樣死在海裏並得長眠在她懷中，不是免掉了沈屍的一段手續嗎？但是，我在此處寫寫幾句遺言：朋友，假如我是早死時，請也把我的屍首沈在海心裏罷！因爲

我倆原來是相親：

我有愛海情，

海用她柔潮，

時常冰爽我方寸。

(上節和此節是“Seraphine”中第十六首)

### 懺悔

達夫

外面冷得非常，這一天大約是舊曆的初八九的樣子。半輪寒月，高掛在天空的左半邊。淡青的圓形天蓋裏，也有幾點疏星，散在那裏。

他在海邊上走了一回，看看遠岸的漁燈，同鬼火似的在那裏招引他。細浪中間，映着了銀色的月光，好像是山鬼的眼波，在那裏閉閉的樣子。不知是什麼道理，他忽想跳入海裏去死了。

他摸摸身邊看，乘電車的錢也沒有了。想想白天的事情看，他又不得不痛罵自己。

「我怎麼會走上那樣的地方（青樓）去的，我已經變了一個最下等的人了。悔也無及

，悔也無及。我就在這裏死了罷。我所求的愛情，大約是求不到了。沒有愛情的生涯，豈不同死灰一樣麼？唉，這乾燥的生涯，這乾燥的生涯。世上的人又都在那裏仇視我，欺侮我，連我自家的親弟兄，自家的手足，都在那裏擠我出去到這世界外去。我將何以爲生，我又何必生存在這多苦的世界裏呢！』

想到這裏，他的眼淚就連連續續的滴下來

。他那灰白的面色，竟同死人沒有分別了。他也不舉起手來揩揩眼淚，月光射到他的面上，兩條淚線，倒變了葉上的朝露一樣放起光來。他回轉頭來，看看他自家的那又瘦又長的影子，不覺心痛起來。

『可憐你這清影，跟了我二十一年，如今這大海就是你的葬身地了。我的身子，雖然被人家欺辱，我可不該累你也瘦弱到這地位的。影子呀影子，你饒了我罷！』

他向西面一看，那燈臺的光，一霎變了紅，一霎變了綠的，在那裏盡他的本職。那綠的光射到海面上的時候，海面就現出一條淡青的路來。再向西天一看，他只見西方青蒼蒼的天底下，有一明顆星，在那裏搖動。

「那一顆搖搖不定的明星的底下，就是我的故國。也就是我的生地。我在那一顆星的底下，也曾送過十八個秋冬。我的鄉土呀，我如今再不能見你的面了。」



# 哭

均吾

悲泣時的人生，

是何等的純潔喲！

全靈魂的污點

給汪汪的淚泉洗淨了！

小孩的哭聲

勝似天使之歌，

小孩的眼淚

邪子葡萄之酒。

理智的囚奴們喲，

你們值得憤怒他麼？

## 月與玫瑰

均吾

(一)

皎潔的月兒，

你可能把我的靈魂

融化在你的幽輝裏，

讓我這白熱了的心

凍成塊晶瑩的紅玉？

(三)

玫瑰花的歌聲

汎濫在春晨紫色的空氣裏。

詩人用他的心兒

在幽祕的陶醉中傾聽。

## 長府

資平

火車到了長府停車場，五分鐘間停車。月台上不見賣飲食物的行商，祇聽見驛夫由氣管

支發出一種很淒悲的音調，叫『長府！長府！』驛夫沿着火車叫了好一會，看見沒有許多人下車，他也就懶得叫了。火車還沒展輪，車外除了汽笛和月台上車掌和驛夫的談笑之外，再聽不見有什麼音響。車內多來了幾位搭客，騷擾得很。

『爸爸喲！占有這個席位算了罷。隔便所近，小孩子小便的時候，方便些。』一個商人風的男子左手提一個籐籠，右脅挾一個包袱，在

車箱內左瞻右望，想發見一個寬敞的席位，置他的妻子。他的妻室跟在後面抱着一個小孩子，在便所近傍找了一個座位，把小孩子放下去，止着她的丈夫不必再貪心向前覓。兩個吃醉了酒的勞働者在馬關開車時就睡着了，車到長府停了之後，搭客的騷擾驚醒了他們。他們裏面的一個忙爬起來，把頭伸出車窗外去叫：「辨當！辨當！」叫了一會，不見答應，祇聽見車掌和驛夫的笑聲。他咕嚕的罵了幾句，縮頭進

來，重新倒下去睡了。一個年輕女人露出胸乳給牠懷裏的小孩子吃，一手拍着小孩子背，一面低聲唱歌哄小孩子快點睡。一個穿紫紅裙的女學生從包袱裏取出一本英文課本在那邊默念，她像念懶了，憑着車窗眺望車外的黑世界。此外的搭客，不是男便是女，不是老便是幼或中年。不是張開口打盹便伏着磕睡。不是閱新聞便是讀小說。祇有坐在我們傍邊帶金絲眼鏡的兩位中年紳士，在那邊談論乃木將軍的故事

。乃木是日俄戰爭時的大將，兩個兒子都陣亡了；老來無後。明治天皇死時，他便同他的夫人兩個，同時自盡了的。

長府是乃木將軍的故鄉，乃木將軍既是日本的忠臣名將，所以過長府的人莫不思念將軍。有稱將身為護國的軍神的，有稱將軍為忠臣之表率，有稱將軍為毀家為國之熱烈愛國者的，唯對於將軍的自殺原因沒有一個人有正當的觀察。萬口同音都說『將軍殉主』。可憐五

千萬的日本國民裏面，找不出一個真知乃木將軍的人。

將軍是一介武夫，頭腦自然簡單。置身軍籍，自然受一種機械的教育。他因為受一種偏狹的非人道的愛國主義所支配，不單殺了自己兩個兒子，還殺了許多無辜的日本國民。到年老時，晚景淒涼，良心發現，不免有『余殺人子多矣！』的悔恨，不過為時既晚，我又不知懺悔的方法，所以將錯就錯，圖一個殉主美名



。其實今後我們人類共有的新地球上，那裏能容這種殘忍性成的人道之賊剝竊虛名呢？

## 月下

遠天

三面都是高低的山嶺，一面寬廣的空中，好像有江水的氣味蒸發過來的樣子。立在山中的平原裏，向這空空蕩蕩的方面。一望，我們便能生出一種靈異的感覺出來，知道天空的底下，就是江水了。在山坡的煞尾的地方，在平原的起頭的區中，有幾點人家，沿了一條曲線

似的清溪，散在疏林蔓草的中間。有一天多情多夢的夏天的深更，因爲天氣熱得很，他同他新婚的夫人，睡了一會，又從床上走了起來，到朝溪的窗口去納涼去。燈火已經吹滅了，月光從窗裏射了進來。在藤椅上坐下之後，他看見月光射在他夫人的臉上。定睛一看，他覺得她的臉色，同大理白石的彫刻沒有半點分別。看了一會，他心裏害怕起來，就不知不覺的伸出了右手，摸上她的面上去，

「怎麼你的面上會這樣涼的？」

「輕些兒罷，快三更了，人家已經睡着在那裏，別驚醒了他們。」

「我問你，唉，怎麼你的面上會一點兒血氣都沒有呢？」

「所以我總是要早死的呀！」

聽了她這一句話，他覺得眼睛裏一霎時的熱了起來。不知是什麼緣故，他就忽然伸了兩手，把她緊緊的抱住了。他的嘴唇貼上她的面

上的時候，他覺得她的眼睛裏，也有兩條同山泉似的眼淚流下來。他們兩人肉貼肉的泣了許久，他覺得胸中漸漸兒的舒爽起來；望望窗外看，遠近都洒滿了皎潔的月光。擡頭看看天，蒼蒼的天空裏，有一條顆薄的雲影，浮在那裏。

「你看那天河……」

「大約河邊的那顆小小的星兒，就是我的星宿了。」

「什麼星呀？」

「織女星。」

說到這裏，他們就停着不說下去了。兩人默默地坐了一會，他又眼看着那一顆小小的星，低聲的對她說。

「我明年未必能回來，恐怕你要比那織女星更苦咧。」

## 夜步十里松原

沫若

海已安眠了。

遠望去，只見得白茫茫一片幽光，  
聽不出絲毫的濤聲波語。

哦太空！怎麼那樣地高超，自由，雄渾，  
清寥！

無數的明星正圓睜着他們的眼兒，  
在眺望這美麗的夜景。

十里松原中無數的古松，

盡高擎着他們的手兒沈默着在讚美天宇。

他們一枝枝的手兒在空中戰慄，

我的一枝枝的神經纖維在身中戰慄。

### 守歲

仿吾

銀白色的雪花，紛紛飛落，不到一個早晨的工夫，早把一個暗淡的世界，用一層流動的光明包好了。他想起他一個朋友所作的詩，有這麼一首，他念了又念：

「一個白銀的宇宙！」

我全身心好像要化爲了光明流去，

啊 Open--Secrets 呀！

那街上的雪，也慢慢的增高起來。那天已經三十一號，街上的人更多，一個個的身上都添了幾片雪，像花樣一般。各人所吐出的水蒸氣，在那冷空氣中，半晌才能消滅。

那晚他坐着電車回家裏去。車上的玻璃窗，都被水蒸氣蒙蔽了。外面通是漆黑的，只見無數的電燈，好像一羣的小星一樣，一個個在放他們，球狀的輻射線，他們的光波，一伙一起，好像可以指點得出。



他同住的幾個朋友，——都與他大同小異的——約他那晚大家守歲。他們豫備了幾瓶酒，幾碟菜，圍着幾個小火盆，一面閑談，一面唱酒。也有述這幾天的見聞的，也有追憶過了的事情的，但他們談話的中心，總離不了過年的事。有的說他去年怎麼樣過年，有的說他某年過年的時候的趣事，但是他們這些話，又每不期然而然的，歸到他們本國的追想。他們小時候在本國過年如何快活：除夕他們在家裏如何歡

喜；過了年後，一直到元宵，那些小孩們如何玩耍；以及種種瑣碎的事。每年到那一天晚上，他們說了又說的事；都好像有把們全體的注意，集中於那說話的人的一舉一動的引力。但是這些追憶愈進去得深，她們與現實的對照愈加深刻，愈不可耐。滿屋的追憶的情調中，和他們迴想的眼光裏，那有說不出的淒涼景況，他們自己都能知道。就有勸人喝酒的，就有插些笑話，來岔轉他們的話頭的。但是這種種的

努力與手段，不唯不能把這悲哀的情調稀釋起來；這些手段用得太勉强的時候，反增他們寂寞的痛苦，與因為無法解救所生的幻影消滅的悲哀。

他們幾隻眼睛，眼光光地廝守着的那座小鐘，一步一步的差不多就要走到十二點鐘了。他們話也不說了。他們都眼光光的注視那個長針，看他一步步的移，聽他一聲聲的響，好像期待什麼東西似的。

那鐘到十二點鐘只差三分了，兩分了，一分了。隔壁的一座大鐘，鐵塔鐵塔的，好像十分高興的一般，在那裏響。那屋子裏的空氣緊張到十二分了。誰也不敢作一聲。他們聽見屋簷邊的水滴，和他們自己呼吸的聲音。她們好像都在合着這兩座鐘的鐵塔鐵塔的聲音。到頭來隔壁那座大鐘一下一下的打起來了。他們好像聽什麼天啓一般，把耳朵豎起，把頭偏向那邊，好像怕聽脫了什麼似的。

那鐘一下一下的打完了。他仍依他的老調

子，鐵塔鐵塔鐵塔的響起來了。他們慢慢的把頭偏過來，把他們的耳解放了。但是他們的眼睛，有的好像在說：「去了！去了！——有的好像在說：「來了！來了！——」

## 牧羊少女

沫若

獨坐九仙峯頂，仙人井畔。西望那夕陽光裏的金剛，色相莊嚴，雲烟浮動。我的靈魂，早已陶然沈醉，脫身漫遊。忽然陣陣清風，從

前山脚下，吹來一片歌聲。哀婉淒涼，分明是女兒聲息。側耳聽時，只聽道：

太陽迎我上山來，

太陽送我下山去，

太陽下山有上時，

牧羊郎去無時歸。

羊兒啼，

聲甚悲，

羊兒望郎，郎可知？

歌聲中斷。隨聞羝羊悲鳴聲，鈴聲幽微，後不可辨。

羊兒頸上之鈴兒，

一一是郎親手繫。

繫鈴人去無時歸，

鈴條欲斷鈴兒危。

羊兒啼，

聲甚悲。

羊兒望郎，郎可知？

聲浪漸行漸遠，盪漾在清和晚氣之中，一聲聲澈入心脾，催人眼淚。

非我無剪刀，

不剪羊兒衣。

上有英郎金剪痕，

消時令我魂消去。

非我無青絲，

不把鈴兒繫。

我待鈴條一斷時，



要到英郎身邊去。

聽到此處，我已悄悄的吊下了淚來。我竹立起身來，站在山頂西北角上一顆松樹脚下。往下看時，只見那往高城路上，有羣綿羊，可十餘頭，帶着薄暮的斜暉，圍繞着一位女郎，徐徐而進。女郎頭上頂着一件湖色皺衫，下面露出的是絳灰裙子，芒鞋天足，隨步隨歌，歌聲漸遠，漸漸要不能辨悉了。

羊兒！羊兒！

你莫悲哀！

有我還在，

虎豹不敢來。

虎豹他縱來；

我們拚了命，

憑他銜去哉！

羊兒！羊兒！

你莫悲哀！

女郎的歌聲，早隨落日西沈。女郎的影兒

，又被前山遮去了。我的靈魂，在清冷淚泉中  
受洗禮。我立在松樹腳下，不知過了幾多時辰  
，早已萬山入眼，羣星矚目。遠從那東海天邊  
，更飛上半規明鏡了。

## 半淞園

均吾

(一)

「逐人春色，  
入眼睛光！」

美麗的半淞園

新穿上了錦繡的衣裳。

我最喜聽的杜鵑，

爲甚不唱首歌兒讚賞？

(二)

嫩綠，嬌黃，

輕紅，淺碧，

一叢叢不知名的花樹——

小鳥的樂園！

金蟲的香國！

## (三)

碧澄澄的明鏡

倒映着堤上的花枝，

倒映着天空的雲影。

你瞧，上天下地

都怎地美麗，空明！

## (四)

水面上交橫着藻草，

藻草上點綴着落英。

綉幕下的魚兒，  
來往着十分高興。

(五)

又不是秋天

怎會有紅醉的霜葉？

哦，大自然的微妙處！

(六)

柳絲，

莫肆意的搖搖，

恐驚了那閒適的游魚

悞認作漁人的垂釣

(七)

在如帶的溪中

泛着兩隻小艇。

醉人的春風徐徐吹着；

無力的柔橈軟軟搖着；

我們歌；我們笑，

在自然的懷抱中

夢一般地游行！

## 璋兒之死

資平

數年前耶穌聖誕，英宣教師送給申牧師一個小銀十字架。申牧師把他掛在後廳的窗前。靠窗擺了一張小檯，檯面蓋一塊白布。白布上面一左一右，對着小銀十字架對稱的擺了兩個青色玻璃小花瓶，左瓶插的是一束柏葉，右瓶裏插着幾根白山茶花，正中放着一冊大本新舊約合本聖經，還有一冊頌主詩歌和一冊祈禱書。



。今天檯上多擺了一個小籐籃子，籃裏有幾件才晒乾沒有整疊好的，嬰兒的衣裙和頸圍。申牧師的偽善的習慣是早晚要跪在這張小檯前，翻開聖經默念兩三行，然後又閉起眼睛，默禱片刻。今晚上像和主任牧師生了什麼意見，兩個作弓形的肩膀抬着不高興的臉孔回來，循着舊例，跑到小檯面前，待要跪下，真不誠敬，也不怕冒瀆了上帝！小孩子的屎褙尿褲也敢公然擺在神檯上！申牧師受了主任牧師給他的一

肚子氣，借題發揮，氣憤憤的一手把小藤籃子推翻，經申牧師一家人出出入入，由鞋履的拖進來的泥垢，和山廚房那邊吹進來的煙灰，在這後廳的地面上堆了寸多高的黑泥。申牧師家裏還養有兩四大雄雞，偏偏今天在這泥垢上撒了好些糞。球兒才洒了點水，掃乾淨了。不過這泥垢經球兒洒的水溶解下，化成一面黑泥漿，在地面上還沒乾。給申牧師翻倒的藤籃裏的衣裙像海綿吸水一樣的把泥漿通吸收了，白色

衣裙變成黑色。璋兒抱着小孩子從房裏跑出來，一面檢起散在地上的衣裙，一面嗷嗷的罵她的老子——不是她親生的老子，她不知道她的生父爲誰，所以認他做老子。可憐璋兒稱他人「父」二十餘年了！

「××貨！你到底罵那一個？」

「人家費了半天工夫才洗乾淨的衣服，你推翻他做什麼？你恨我，只管打罵我，何必遷怒到沒有罪的小孩子？你不喜歡這個小孩子，

也只管用你天天說教底口呪死她，又何必發怒到她的衣裳呢？」

『誰的小孩子？好體面的小孩子！你這××貨犯了罪生下來的私生兒的衣裳，好體面，好光榮，也擺在尊嚴的聖經面前，再觸怒上帝！我看你底罪到什麼時候才得救贖！』

璋兒肩旁既沒有馬公子替她滿足申牧師的金錢慾，每月七圓薪金的看護婦位置也弄掉了。她不單每月不能由所得薪水內扣點兒供給申

牧師，她住在申牧師家裏所有貴重衣服首飾差不多都當盡賣盡了。她漸漸要申牧師每天供給三頓飯她吃了，璋兒的私蓄沒有用完，衣服首飾沒有當盡以前，申牧師的家計大半是璋兒的責任。柴米雖然是申牧師負擔，此外油鹽雜費，三餐的家常菜蔬都是由璋兒的私蓄支出。申牧師祇置不問，便算萬幸。但他發起脾氣來的時候，不是罵油水不足，就罵菜飯難吃。

過了幾個月，不知生身父爲誰的璋兒，也

像她的媽媽生了一個不知生身父爲誰的嬰兒！  
這個可愛的嬰兒是爲安慰她的寂寞而來的安琪兒，是提燈引她進天國之門的聰明的童女，是在寂寞幽暗的曠野裏，燃着火把，吹號警醒她的天軍，是具有慈祥的靈光，能夠感動她，使她發生悔罪的決斷力的聖靈。她看見這可愛的嬰兒，怕她（嬰兒）要和她一樣的沉淪可憐。她決意對這無父的嬰兒之養育和保護，爲獻身的犧牲。她對社會外界的是非褒貶，概置不理

。她此時心中祇有兩個人——不是的，一個神和一個人，一個是上帝，一個是嬰兒——她才決意爲這無父的嬰兒犧牲她的一生。上帝也像她決意一樣的快，馬上恕了她從前一切的罪過。

璋兒見申牧師提起她從前所犯的罪過，全身像觸了電，從脚底至頭顱微頂微不斷的顫動。上帝告訴她，她的最後覺悟期到了。上帝又

告訴她，申牧師再不能容她在家裏了。上帝又告訴她，她力不從心，再無能力庇護這無父的可憐兒了。上帝又告訴她，她且把這可憐的嬰兒交託給申牧師——如果申牧師還有良心……

她這最後的覺悟，若仍不能感動申牧師的天良，她祇能把這可憐的嬰兒交回上帝，聽憑上帝的處置。她念及此，她的熱淚像不竭之泉滾滾的經過她的一對蒼白的頰，一滴一滴的滴在嬰孩頭上，再把嬰孩的淚泉扶開。她（嬰兒



（像不忍看她媽媽獨一個人流淚！母子的淚泉合成一道清流，像約檀河之水，把她（母）過去的罪和她（女）未來的罪都洗乾淨了！

她一手抱着嬰兒，一手指着站在小銀十字架前的申牧師，像凜然不可犯的，至尊威嚴的天使。又像末日來審判世人罪惡的審判官。

「你這單洗杯盤外面的法利賽人！你有資格先拿石頭打我麼？哈！哈！哈哈！不錯，我是罪人！我是靈魂軟弱的人！我所犯底罪，我

自己清償！看你不曾犯罪的牧師，末日受怎麼一種裁判！（以上對申牧師而言）孩兒呀！怪可憐的孩兒呀！你不知道你的父親爲誰，今後你不單沒爹爹，也沒媽媽看護你了！我祇求上帝保佑你，媽媽的罪過讓媽媽自己償去！（她低着頭對嬰兒說，嬰兒不懂她媽媽說什麼祇是啼哭）這是罪人的女兒，看你怎麼樣的處置她！」（她再擦頭望着申牧師說。）

她把嬰兒放在那張檯上。拖過那冊大本聖

經給她枕着；半像挪揄申牧師。半像真的想拿聖經去保護這個嬰兒。防申牧師的虐待——她放下嬰兒之後。翻轉身來向門外奔。她像有神力護着她，再不許申牧師和她的婦人——在房內聽見申師和璋兒鬥嘴，當做他們家中一件茶飯尋常事，不便出來，免受兩方的埋怨。——追及她。到後來聽見申牧師的「呵呀！你拿——死——來嚇我麼？」一句，才跑出來，那時已遲了，璋兒已不在廳前了。

幾個漁夫——傍晚搖櫓回來的漁夫從海裏把璋兒救出來的時候，已是奄奄一息。沒有聽過禮拜堂裏的說教，也沒有聽過學校裏修身講話，賦有天然的惻隱之心，知道救人是人類應盡的義務的漁夫們把璋兒抬進病院裏——曾經馬公子進過的病院裏。璋兒清醒之後，醫生祇說靜靜的睡一晚就好了，因為精神在興奮狀態中；所以不叫一個人在她傍邊，讓她一個靜靜的休息。

璋兒半夜醒來，她曉得她現在睡的地方不是申敬師家裏，一個『反主爲客』的感慨和在這病院裏初戀的追懷，再扶開她的兩道淚泉。她覺得四圍雪白的粉壁都向着她冷笑。病房裏的一切器具——病榻，被褥，檯椅，茶具，壁上掛的一塊化妝鏡，室隅一個洋磁痰壺，一件件都曾經她管理過的。這些器具從前都貼貼服服的在她權威之下，聽從她的命令。今晚上她覺得這些器具沒有一件不在那邊冷笑她。她還

想到一個難問題。就是明天早上申牧師跑到病院裏來說假仁假義的話。她聽見比『死』還要可怕。她聽見嚙喘的鐘聲响了兩下。她起了第二次的最後覺悟。她一個人起來偷進藥房裏，拿了一小瓶的昇汞，輕輕的回到病室裏把房門關上。

申牧師自璋兒死後，常受一種良心的裁判『你不是每月要求她的微薄薪水的一部，使她受一種經濟的壓迫麼？她的衣服首飾不是你當

當盡了賣掉了麼？她不是給你逼死了麼？」他不是不知道殺璋兒的是他自己，但他總不肯當衆的明白懺悔。他還瞞着良心對人說，「璋兒的死是天罰，是上帝叫她死的。」

集

與

辛



## 編輯大意

一，本集所摘取現代作家之詩文，以藝術味之最深贍者爲主。

一本集取材出自左列各書：「女神」「沈淪」「冲積期化石」「創造雜誌」及其他。

一，近數年來之新興文藝中，堪預本集之選者，爲數頗多；但本圖書局因尊重版權起見，除與本局密切關係的諸作家外，不敢擅選。

一，本集擬繼續刊行，如海內作家自願選其精美之詩文相贈者，本局無任歡迎。

一，本集取材長短適宜，尤可供男女中小學國文教科之用。

一，讀者對於本集編輯上如有意見，請函告本局，以爲出續刊時之參攷。

